



合  
新  
講

詩經正解

文王之什

廿四

505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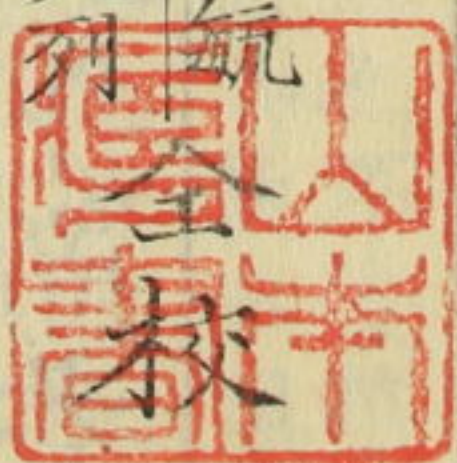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四 大雅

門人

東六一者統  
朱家侑文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石

彙輯

男

姜朝烈承武

全閱

吳之璋章玉

皇矣章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修德。莫若

文王

全旨通詩八章。總序有周世德之隆。而世受天命也。須分作三段。平看。太王是開王業者。王季是勤王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每二章各





自相連。俱重德字。而歸重于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木于天也。詩柄及太伯。自太伯王季句來。不重金意。重在莫民兩字。周家世德格天。與天命之王。皆在于是。總要以安民貫。○太王遷岐。疑于畏狄。不知芟除開闢。無非所以安民。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明類長君。無非所以安民。文王伐密伐崇。疑于自私。不知對天下。順四方。無非所以安民。總見天心求莫。為君者必以明德格天。方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按詩柄言叙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上伐密伐崇之事。或泥德字事字。以太王王季專重德上。不知太王王季詩中固多言其德。而作屏開岐。作對受讓。亦未嘗不言事。文王詩固中多言其事。而先登于岸。及于懷明德等處。亦未嘗言德。須活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叶胡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入 上帝耆

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也。

合參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若謂帝天之命。惟主于安民。故降監之機。恒先于眷德彼皇矣上帝。雖曰高。高在上也。而其照臨于下。則赫然甚明。其所以監觀于四方者。其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無一人之不遂其生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意。而擇君者。實安民之要。惟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而為生民主矣。乃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于以審其孰為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也。天之擇君如此。惟我太王。蘊明德于西土。



正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也。于是眷然顧視西土。遂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焉。而使之益大其安民之功也。  
 辨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以安民為意。為命太王。張本。下正言所以立太王以安民也。民必得君而後安。故為民擇君。君必得地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故為君擇地。臨下有赫赫字。重明不重威。不可入福善禍淫講。此句只泛說。監觀四方。緊承有赫句。輕帶過。求民之莫乃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個立君意了。惟此二句亦輕。只引起之詞。二國不可指桀紂。蓋此時桀已死。商當祖甲之日。紂尚未生也。不獲謂所行非安民之道。究與度不同。究尋求此等人也。度審擇其孰稱也。上帝眷之。言苟能安民者。便欲挈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說。增其式廓。只是天眷有德意。不必說地。關民聚。看來還是增大其致王之地。俾有可為之勢也。乃眷上。要點太王有德。足以安民。正上帝之所欲致者。所以眷之。而與以岐周之地。所謂增其式廓也。眷字。從究度中來。此維此字。指岐周言。岐周亦在西方。後太王因避狄而遷之。寔天意所眷也。又覆數語。總歸重末二句。

作之屏

丙音

之其菑

緇音

其翳

意音

修之平之

其灌其柵

例音

啟之辟

關音

之其櫜其楛

音居叶

攘之剔之

其檠

音厭其

故叶都拓

帝遷明德

貫音串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疎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柵行生者也。啟辟芟除也。櫜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楛櫜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檠山桑也。與拓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蚕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駝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于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合參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而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之區。昆  
彝出沒之所也。太王承命治之。有作之而拔起者。有屏之而除去者。  
其維立死之苗。與其自斃之翳也。有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平之而  
理其拳曲者。其維叢生之灌。與其行生之柵也。或啟之闢之。而重致  
芟除者。則曰檀曰栝之惡木焉。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  
檠曰柘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次開闢如此。則道路以通  
而昆彝不能為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為哉。乃上帝以安民。苟若明  
德。乃遣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既使昆彝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  
為之立賢妃太姜以助之。是以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  
業之成。此其肇基矣。是太王承命遷岐。以安民者如此。

抑講此章上八句。言盡人事以開王業。下言本于天命。故能開王業  
也。作屏四句。去其死存其生。有栽培傾覆意。攘剔四句。去無用存有  
用。有刪煩就簡意。作屏對啟闢者。修平對攘剔者。此特舉開闢一事。  
以見其餘耳。漸次開闢。是太王居岐。漸漸開闢。乃人物漸盛所致也。  
非是始至時事。不必太王自為之。而一段荒岐精神。亦見于其中。此  
須點出莫民大意。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苗生木自

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帝遷四句。皆本天命來立君定配。皆遷  
都以前事。而帝遷句即上眷顧與宅二句意也。但前是欲與之。此是  
累遷之也。明德即莫民之德。遷岐而曰帝。見太王真能莫民。不負帝  
心也。串夷句輕粘帝遷句說。止與上開闢一套事。厥配之立。非特為  
胥守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又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寔賴其  
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語意相承。命  
即曲顧與宅之命也。受命既固者。受之始而保之終也。此句打轉作  
屏八句看。○劉上玉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謂論先德。必稱先后。然  
亦以生下章王季。如大明叙太任。生文王太姒。篤生武王。意蓋受命  
莫固于有賢子孫也。但大明有明叙之詞。此只暗引之理。自古開創  
之君。必藉中宮之助。三代以下。毋論馬鄧長孫。淑德著聞。為助不少。  
即一二北雞之晨。去其所短。用其所長。不無裨益。蓋以孝惠之仁柔。  
不得高后六年之稱制。恐推埋屠狗之將相。非肯為安靜之人。哀平  
孺子之朝。令武昭儀以皇太后攝政。恐安漢公亦無所容。其伎倆。後  
世必欲毀垂簾之政。似未為定論也。○方山云。作屏修平。受帝眷之  
命于不拔。而三分有二之業。基于此也。啟闢攘剔。延西顧之命于無



窮而九年未集之統肇于此也。此說最明。註卒成王業是他日事。乃朱子推廣之意。一說註所謂山林險阻與近于昆彞二句。乃是先開兩路。以為下文張本。至漸次開闢。則與山林險阻相應。昆彞遠道。則與近于昆夷相應。則帝遷二句。與上八句是一意。天立厥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句總承。此說其得朱傳之旨。但作時義亦不必拘此格。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

音

松栢斯兌

徒外反

帝作邦作對

自大

音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叶羽已反

則友其兄

叶虛王反

則篤其慶

叶祛羊反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去聲叶平聲

奄有

四方

賦也。拔。兄。見。絲。扁。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

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主。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没而國傳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于勉強。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大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合參。然繼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視岐山。見其柞棫之木。拔然而竦。松栢之間。兌然而通。則知民歸之益衆矣。然西顧之眷明德之遷。帝既作之邦。以開王業矣。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則此邦其誰與對也。故又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為之對焉。則岐山之業。自是而有托矣。然斯意也。豈特太伯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傳位之事。雖未議。而帝天之命。已屬意



王季以纘太王之緒矣。他日泰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兼此命而已。然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強，寔因其心之自然，以友其兄焉。且其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彼寔有以錫之。凡見王季之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猶藉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柳講此章，上連太王中含泰伯而寔重王季，上五句言天命王季以嗣王業，下七句言王季之德，足以受天命，而開王業也。帝省三句，輕承上太王來，以起下文柞棫二句，即上作屏等意，省之而木拔道通，則與宅之命，已不負矣。正不可無人兼當，須于此時預定之。作邦即首章乃卷二句意，作對云者，立此君以上，前業下，啓後人，而與作邦對也。作邦輕，不可與作對並重。蓋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誰與對。本是為君而作邦，反似為邦而作對也。自太伯句，粘上作對言，言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纘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太伯王季兩人，

皆可繼世一逃一嗣，有莫之為而為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意耳。註已定字，就天命定王季說，維此五句，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宜一順說下，勿以未受讓，既受讓，平說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兄寔避去，而讓于其弟，迹若疑于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間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則友其兄，即以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慶字本上二章，而顧之眷，作對之命來。篤慶謂受命，既固已是厚了。王季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篤修德，以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錫光就粘篤慶句說，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慶，則人將議太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而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為崇德以保國，柞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連下三則字，語意極駁，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他皆所不知也。朱註將迹來形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疑于不友，而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密。受祿以繼先言，就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裕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貽意，與上章卒成王業，并下章受社施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子孫皆是此意。○莊鶴素曰：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迹，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宗亦必不能亂及文王。惟太伯晦迹于采藥之行，王季亦苦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于是乎篤而後世亦誦三讓于不衰耳。不然，王季庶子也，受祿無幾，以啓文武奄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國家當弱小之時，其子孫多賢而厄于卑勢，未能振起，及其外難已彘，國勢日張而繼統之際，又多不可論矣。或後嗣付托不堪而坐廢勤勞之績，或支子才當物望而不無傾宗之心，內變將作賢哲不免也。孰有如太伯王季之事哉？○播遷失次，非國之福也。周以失國而國體日益振，靡長立少，非國之福也。周以立少而後嗣愈益賢，夫夏啓高甲，傳世皆嫡矣。周自太王立王季，而其後文王亦廢伯邑考，然猶一代之事也。自漢以後，訖于今，開國之主，長子無為後者，則又何也？豈天命有在，非季不立哉？○延陵季札讓位諸樊，名非不美也。然而季子無泰伯之聖，諸樊無季歷之賢，卒至釀禍蕭牆，不數

世而吳滅，此無他不孝不友以至於敗也。其視周家積德累仁之業，奚啻相懸萬萬哉？○潘石室詩考云：太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清。王季居守其居，也得聖人之任，而道皆有合乎時中也。故周公稱王季為囚心，孔子贊泰伯為至德。後世若漢顯宗于東海，王彊、唐明皇于宋，王成器皆以其遜已而友之。夫友之誠是也，非所謂囚心則友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躬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躬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



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合祭夫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哉維此王季其心也帝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妙乎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貺之使之遠近洋溢而有以杜夫非間之言天之默相乎王季如此是以德無不備事有是非也則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焉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之際而克類焉且勤于教誨無有怠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公于賞罰無有僭濫之失而君道舉矣何克右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布而群下莫不徧服何克順耶誠意一孚而上下交相親愛何克比耶然是六者之德不特顯乎一時已也且比于文王之後久而彌光無一毫之可悔焉若此者何莫而非帝度帝貺之所為哉夫惟王季有此盛德是以既受帝祉而膺作對之命施于孫子而成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能繼其安民之事矣

柳蒲此章上十句言德本于天而無憾于後下言福受于天而延及于後蓋有是德故有是福也帝度其心者猶夫大牖其衷使之心有定衡分毫不差長短隨宜而能制義理之要也此正全德所從出與貺音對看貺其德音謂王季之德純粹而聞譽因之貺然清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厚王季者至此其德之所以全也下遂備言王季之德直至靡悔皆承此二句說德音必本于明德故承說其德克明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主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照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君道得克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也皆重在己一邊然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徵諸民也故又着王此大邦句要見嗣太王岐周之業意其德靡悔必言至于文王者俟諸後聖而不惑之意靡悔即無歉之意蓋德有未至則雖當其身猶有遺恨今其德至于其後猶善何遺恨乎昆胡云此二句有二意蓋世至文王則時勢之相隔既難乎其為傳德如文王則聖神之繼起又難乎其為盛今其德至于文王而猶無遺恨則遠而彌光俟而不惑其德盛矣既受帝祉即前之作邦作對而受祿無喪



者。孫子就文武說。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靡悔之德上。見王季之德能裕後也。○按左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與註可參。○王季之立。人皆以為太王之命也。而不知寔天尸之。太王不得而私也。人皆以為太伯之讓也。而不知天寔主之。太伯亦不得而私也。故曰受帝祉。○微弦云。長幼之分。天之所定。有國者傳之。嫡長常道也。中道也。故叔齊不代伯夷。季札不代諸樊。宋襄公傳位于弟。而遺穆公。瑒公之禍。公子與葵甘處子臧之節。而致襄公之敗。今王季乃爾何哉。若人者。天命所係。聖人有權未嘗執一也。况其修德光兄。以成百年之祚乎。彼有取爾也。○註中前是以字。承度。猶來後。是以字。總關上文來。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音院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音魚

密人不恭敬距大邦音卜侵阮徂共音恭王赫斯怒音暖

五反 爰整其旅以按音遍徂旅以篤周音枯以對于天下

五反 叶後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枯。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敬。違其命。而檀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眾。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合參。然。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蓋文王之德。由天縱。天若有言。以謂之曰。彼人以身游于世。每覺內之不足。故有所舍。而他就



是謂畔援爾其以道制分而無然舍此以取彼焉人以世擾其身每  
覺外之有餘故有所徇而厚望是謂歆羨爾其以理御情而無然肆  
情以徇物焉夫人惟有是二者則迷于私欲之境而若墜諸淵耳惟  
無是二者則守其無欲之宗而乃登于岸道之極至若衆所仰攀而  
爾獨先陟之矣夫文王之德惟天所命如此則其見之行事者何莫  
而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密人不恭敢拒大邦恤小扶弱之命檀興師  
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其可怒甚矣文王于是赫然震怒爰整其旅  
以遏密旅之往共者焉所以然者蓋以周邦之大諸國所持以維持  
者也屬國相侵而不顧則周家之威靈損矣今舉兵以遏密則王靈  
以振國勢以尊不以有厚周家之福乎方伯之尊下之所賴以無恐  
也一方倡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仰望孤矣今舉兵以遏密則暴者以  
除小者以恤不有以對天下之心乎此其伐密亦因其可怒而怒耳  
何嘗有畔援  
歆羨之私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言因承天命以伐密也先  
言天命文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而

伐之也無然字要看得活方山云無然雖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命  
其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不可如此也不可忒說自然凡人心各  
有介限之可守無端而去之是之謂畔謂舍吾之所有非以正自守  
也凡入之心舉無董滌之足恃無端而附之是之謂援謂板附因緣  
如求富貴利達之類心先物而動有何可欲而發之不及覺是之謂  
歆謂物之初交于心而引動其欲也物乘心而入有何足慕而濡之  
不覺深是之謂羨謂此心牽引于物愛慕而玩好之也所歆所羨如  
聲色貨利之類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歆羨二字一意有歆必  
有羨四字要看得入細不必畔理援歆即畔歆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  
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為一常人有意造道  
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岸其機關甚捷故曰先  
登註云先知先覺者蓋此心無欲自然虛德能見道也先字對人之  
溺于欲而不能造道之極者而言則人為後而我為先矣涉水以岸  
為極故借以為道之極至如釋家之言到彼岸也身先登于岸然後  
能拯援生民之陷溺故下文云密人侵阮只是虐隣而曰不恭敢  
距者蓋古者諸侯出師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為方伯密不請



命以行便是不恭敢距了。豐城朱氏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過其衆。整旅只是命將。非自將也。過者彼入而我禦之也。新安胡氏曰。此是文王興師之始。詩人必原于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于己私也。篤祜二句。平看二以字。皆本伐密來。通解曰。肇封于太王。而受命既固。培植于王季。而受祿無喪。周家之祜舊矣。過密則太王所肇基者。自是而益鞏。王季所培植者。自是而益固。周祜有不篤乎。仁足恤小。義足禁暴。不有以答天下之望乎。曰篤曰對。自是文王見理真。而此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散羨。則剛大而不溺于欲。故能造道之極也。○畔援散羨。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即道岸矣。雖赫怒振旅。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篤周祜也。以對天下也。即此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散羨乎。○馮吉人曰。行師之際。雄心最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無畔援散羨。所以為聖人之師。毫有私意。使非前謂意矣。

依其在京叶居良及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于陵。飲水于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于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言以伐密之事言之。惟此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坐致決勝之策。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若蹈無人之境。所陟高岡。即為我岡矣。高岡之上。有陵阿焉。今高岡既為我有。則無敢陳兵于此。以拒我。而陵阿乃我之陵阿矣。高岡之下。有泉池焉。今高岡既為我有。則無敢飲水于此。以拒我。而泉池乃我之泉池矣。夫密人既服。則歸附日衆。有非舊邑所能容者。于是度其



高原之善以為新都之建地以阻山為固也。而此鮮原則在岐山之南矣。地以帶河為險也。而此鮮原則在渭水之側矣。夫萬邦諸侯素係心于王室者也。今則慕岐渭之聲靈而莫不仰是邑以趨向矣。其諸為萬邦之方乎。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岐渭之盛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矣。其諸為下民之王乎。是文王之伐密作都如走此能繼其安民之事矣。何莫而非天命之所在哉。講此章上七句言安舊都而兵威之無敵。下言建新都而人心之攸歸也。依字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二無虞同意。見文王雖赫怒未嘗親戎當怒而怒雖怒亦安仍然無畔援敵羨也。春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侵字即此意與潛師掠境曰侵者不同。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阿陵之大者池泉之所蓄者言陵泉則阿與池在其中故註只以陵泉言之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矢無飲我字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便若屬之我耳不重在得密地要重得密人之心說密人既服歸附日衆故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岐山在後是阻山為固渭水繞側是帶河為險雖見新都形勢之美實重一片安民之心萬邦以諸侯言。

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不作。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有所主。親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人心係于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于此。若以方為朝覲。王為君王。即非所以論文王矣。夫既過其師。又入其地。又作都。以撫有其民。似乎有所畔援。歆羨而天寔命之。在文王初無意也。○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歟。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鄭箋嫌此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作程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今按周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寤等逸書。此必是偽書。而文王之兩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可據矣。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又按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鈞援音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鈞援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潛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闕夫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合氣然。天命文王。不持此也。帝謂文王。爾有明德。予實眷念之。蓋德之未至者。猶有聲色之可尋也。爾則實德中涵。號令之不事也。喜怒

之不形也。何有于聲色之大乎。德之未純者。猶有夏革之可指也。爾則至德淵微。不務乎侈大也。不事乎紛更也。何有于夏革之長乎。且又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有識也。而不自用其識。有知也。而不自用其知。惟奉帝則。以周旋而已。凡此皆爾之明德。而為予之所眷念者也。夫文王為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崇侯偕亂。逆天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當往詢其罪。同爾兄弟和好之國。以爾鈞援之具。與爾臨衝之車。以伐崇墉焉。是文王之奉天命。以伐崇者。以此辨講。此章上六句。是天眷聖人之德。下命之以行天討也。此帝謂與前不同。蓋此因文王已有其德。而眷之。故彼曰無然。此曰予懷也。予懷一句。該下四句。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大不長。乃詩人活詞。非謂猶有聲色。夏革。而但不大不長也。此要見文王以聲色為粗迹。以夏革為過動。而惟以簡默為元神。言詞俱化。何有于聲容。貌若愚。何有于色。居之以謙。何有侈大。無為自神。何有變革。不識不知。是全不用其私智。非潛藏而不露也。天理之自然曰則。所謂順者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知識原賦于天。但有意用知識。便非天理本然。文王惟不作聰明。自與帝則渾合。亦無兩層意。此與天之無聲無臭。維玄維默。相契故帝懷之。仇方要看得大。崇侯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仇其諸已也。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詢爾句提起着。同爾兄弟對鉤。援二句看。同爾句。是伐國之助以爾二句。是攻城之具。然同爾非徒借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句承上三句說。上章伐密。疑于私意。此章伐崇。疑于私仇。故章首各以帝謂發之。以見天理在。所當伐而非出于私意也。

臨衝閑閑叶胡崇墉言言執訊音連連攸馘音安安

叶於是類是禡音是致是附叶上四方以無侮臨衝

第第音弗叶崇墉仡仡音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

四方以無拂叶分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第第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合參以伐崇之事言之。文王承上天之命。興討罪之師。其始也。但見臨衝則閑閑然徐緩。設之而不用也。崇墉則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



攻也。執訊則連連然相續而不絕也。攸馘則安安然詳審而不暴也。以征討出于天也。則是類焉。而告其罪于天。以軍法造于古也。則是禡焉。而昭其罪于神。若此者。非有所怯而畏之也。正欲致其自至使之來附而保全之也。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致附不殺。乃固存之仁如此也。孰敢以為怯而侮之乎。及其終不下也。臨衝則弗弗然強盛。具原飭也。崇墉則仡仡然堅壯。固自負也。于是是伐焉。而聲其罪以討之。是肆焉。而縱其兵以攻之。是絕焉。而覆其宗。是忽焉。而滅其國如此者。非有所貪而利之也。蓋以天討不可以復留。罪人不可以不得耳。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伐絕不貸。乃推仁之義如此也。孰敢有異議而拂之乎。是文王奉天命以伐崇如此。是能繼安民之事矣。然何者。而非天意之所為哉。夫我周之業基于太王。衍于王季。昌大于文王。相孫父子。世德相承。其所以垂八百年有道之長者。誠非偶然矣。後王可不思以繼之哉。

柳講此章上七句。言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從。開閉是設之。而不用。言言任其高大。而不即攻也。蓋雖負

固不服。而又土尚未忍絕也。執訊獲醜。還自我師。言猶言有此等人耳。若說執訊。訊獲其醜。恐丁徐戰之意。不妥貼連連。是不爭先。安安是不暴怒。討罪出于天。故類之。兵法出于古。故禡之。亦以昭其罪于天神也。致者使其奔命。而來附者使其納款。而附不專指崇民。雖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此句總承上五句。大緩攻徐戰。似有以起人之侮。而四方頌其仁。則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是無侮也。看下一段。要見修厥德于三旬。動王師于再舉。意蓋決意用兵。以戰攻之。天弗弗言必攻也。仡仡尚負固也。伐聲其罪以伐之。肆縱兵以攻之。絕殄其世。忽滅其國。大伐肆絕。怨似有以起人心之忌。而四方服其義。則人皆順從。而無敢有疑二之心。是無拂也。○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于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豈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歟。○按鄭守于周禮。肆師註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季本不然。其說謂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相戰。阪泉逆臣也。何得與于祭。此其理亦正。○左傳文王既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凡兵行則為營。止則為壘。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也。



四方泛就天下說。然寬之而反畏服。無敢為應援之舉。滅之而反服。從無復有疑二之心。此何以故。蓋仁非委靡。故雖緩攻徐戰。而不啓人之侮。義非暴戾。故雖縱兵滅國。而不拂人之願。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師。○四方兩字與監觀四方相應。四方無拂。正見文王得人心。順天命。奄有四方。處○前云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又云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可見緩攻徐戰。與終不服。對告祀群神。與縱兵對。以致附來。與以滅之。對。又玩始攻之緩戰之徐。是總釋開闢五句意。非力不足二句。是起下致附意。及其終不下而肆之。是總釋第第二句意。天誅不可以留二句。是起下絕忽意。○陳伯玉曰。密人與崇侯。皆為民之虐。文王伐密伐崇。正是除民虐。以應上天求莫意。而于兵戰。誠不得已而用之也。仁之至。義之盡。斯為帝王之師也。彼漢之北伐。流而為躡。唐之東征。溺而為驕。惡在其為仁義哉。

###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鐘伯敬曰。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備。婉至不露嫌疑。形相人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莫提出。綱領所謂莫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天預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况王季又復賢明。帝省二章詳言之。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耳。帝謂文王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天心。立季傳昌之意。周家王業。機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以為古公諱剪商之迹。獨于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沈無回曰。此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篤生也。于何知之。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蓋曰。自太伯以至于王季耳。作對即指文王。且通詩以求莫為主。而能慰求莫之天心者。文王為盛。以承天安民為主。而順天安民者。崇密二事為大小序之說是也。二說極自意。說詩者不可不知。

### ○靈臺章

詩經卷之二十四 十六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虫焉。

全直此詩當體貼詩人述民樂口氣不可直作詩人說。然所謂民樂者只是隨君之所有而喜談樂道之耳。分意依章脚東萊說。此詩真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非文王與民偕樂何以致此。○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遇所建則樂于所事。遇所適則樂于所有。遇所奏則樂于所聞。無往非樂意。却不須見出樂字。○一說舊以臺沼鐘鼓各開說。固是不若言文王登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觀沼而幸學而民因所見而致樂之更有情耳。

經始靈臺叶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音棘庶民子來叶六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合參此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若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文王與民偕樂矣。而民樂君之樂者。其詞有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吾王之始有事于靈臺也。經之而審其位次。營之而正其方面。但見經營方始。而庶民即已効勞于攻治不俟終日之間。而臺已告成矣。此豈迫于不得已之命。而速以遂其欲哉。蓋雖吾王于經營之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此所以不終日而成臺之速也。然則靈臺之成。亦何往不見其可樂哉。



辨講此章上四句言成臺之速下表民樂于趨事之心也經始只喚起之詞此就已成說推本經始而言重始字靈臺因速而神其名也又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經是度其創造之地營是營表以審向背之宜孔疏營表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不日成之只是極言其速註中方字與已字相應雖字與自字相應攻之勿亟子來皆一時事蓋勿速之戒即在于攻之時而子來之誠非在于勿亟之後如謂因文王有勿亟之令而動子來之誠則謹虞矣馮吉人曰庶民子來乃因文王平日能愛其民亦不在一時勿亟之令上若說文王心恐煩民故民樂趨其役則聖德意重民樂意輕即非本旨按勿亟乃息民之力非緩役之謂氛災氣祲祥氣察災祥則于此望氣節勞逸則于此游觀皆取其高明此臺之用也

王在靈囿叶音鹿攸伏憂音麀鹿濯濯擢音白鳥翯翯

鶴音 王在靈沼叶音於音魚躍音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北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合參至若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者也今王當輯和民人之暇而在于靈囿也但見麀鹿攸伏之自如而且濯濯然身體之肥澤焉白鳥飛鳴之自得而且翯翯然羽儀之潔白焉于此而一觸目當必有以遂優游之趣矣囿之中有沼所以蓄養魚鱉者也今王當綏和邦國之餘而在于靈沼也於乎魚之多也見生意之蕃焉魚之躍也見出遊之樂焉于此而一臨視當必有以適泮渙之休矣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

抑講此章上四句是樂其囿之所有下是樂其沼之所有也大意就民嘆其可樂上融會不可作文王有所寓而有所樂說囿中所有特舉麀鹿白鳥以該之耳囿沼俱承靈臺言臺既成則囿沼皆成矣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註域養謂築



墻為界域而養禽獸也。兩王在字重有。有欣幸萬幾清晏意。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凡物性適則體充。故肥澤翯翯然潔白。臧飛鳴自如。意此總見麀鹿白鳥之天全而性得也。於羽乃詩人之嘆詞。非文玉自嘆也。魚滿而躍。見魚之多而得所也。此皆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心。故見其可樂。○做弦云。世豈無苑囿池沼之奉。鳥獸蟲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其所遇。而物各遂其所焉。則文王之仁。徵于外而根于中。漸于民而流于物。民之樂之。舉苑囿池沼鳥獸蟲魚皆樂之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之耶。

虞音巨業維音勿樅音貢鼓維音庸鏞音於論音平鼓鐘於樂音洛

辟音壁靡

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業柶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綠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貢大鼓也。

長八尺。鼓四尺。中闈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合參然不但有臺池鳥獸之樂已也。而且有鐘鼓之樂焉。彼虞業所以懸鐘磬也。則植木為虞刻板為業。而柶業之間。其狀樅樅而有文矣。鐘鼓所以統衆音也。則大鼓貢鼓。大鐘之鏞。設于其次。而衆音翕然其咸備矣。以此鼓鐘統彼八音。則始終條理。秩然不紊。清濁唱和迭相為經。於論哉。此鼓鐘也。以此鼓鐘作于辟雍。則宜氣平情之音。有以協冠裳之會。謂學行禮之地。有以萃大樂之和。可樂哉。此辟雍也。

析講此草上二句。美其樂品之備。下因嘆其作樂之可樂也。荆川云。首二句。只是提起句。不必多講。亦不必為制度所拘。此甚有見。虞業樅植者為虞。橫者曰柶。柶上有刻板。以飾柶。謂之業。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亦以飾柶。曰崇牙者。謂其狀隆然也。蓋虞



之懸物義取乎不動也。無業則懼其游移。業之覆物貴乎有章也。不縱則又采莫見。虞業據諸說。即是懸下鐘鼓者。註懸鐘磬字不必泥。貢鼓列於東序。鐘鏞列于西序。樂器不止此。特舉大者統衆音而言耳。於論者言鼓聲鏘鏘以立動。鐘聲鏗鏗以立號。鐘聲鼓聲有倫序而不紊亂也。鼓鐘即上鏞鼓不必入八音於樂。辟靡只是以有倫之樂奏是地為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言音樂之可樂也。○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制蓋始此。及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樂。諸侯不得立焉。○於論句。是作樂於樂句。是與學然作樂于辟雍。故鼓鐘之有倫為可樂耳。此二句語雖對待。却是一串。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鼂音鼓逢逢音矇音矇音矇音奏公

賦也。鼂似蚺蜉。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矇子而無見曰矇。無矇子曰矇。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鼂鼓之聲而知矇矇方奏其事也。

合於於論哉。此鼓鐘也。信乎其有倫也。於樂哉。此辟雍也。信乎其可樂也。然使樂之將闕。則其樂亦有窮矣。今吾民之得於觀聽者。聞鼂鼓之聲。逢逢其和。則知矇矇之官方奏其事。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艾也。然則辟雍之鐘鼓。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夫即此民樂之詞。可見其得民之深。而要其所以然者。則由文王與民偕樂故也。不然有臺池鳥獸。鐘鼓之具者。豈直一文王哉。此可以想見其太和之景象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咏嘆其作樂之樂。下二句則幸其樂之方始也。蓋有論矣。而憂其易闕。可樂矣。而憂其不繼。今聞鼂鼓之聲。而知矇矇方獻其技。則於論於樂者。正以娛樂君心于未艾也。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重民之樂聞不厭上。○張平符曰。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闕。復奏必自鼓始。故聞逢逢而知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幸其未艾也。矇矇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

靈臺四章一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凌駁甫曰通章當拈一靈字作主。王靈故隨所在皆靈在。囿靈在。沼靈沼在。辟離輻靈辟離飛走禽魚何者非載靈之物。鐘鼓在陳。何器非武靈之具。矇瞍在公。何人非効靈之官。而於是為之歌曰。吾隸王之民久矣。而不知王之靈也。安得化予之形。為魚為鳥。以悅王之耳目。安得化予之氣。為金為革。以供王之清宴。庶幾王實靈而民非頑者。抱子來以終身而已。○薛方山曰。享樂者常憂任勞者乃逸。文王既勤止。故民望靈臺而子來。聞鐘鼓而相樂也。不然楚典章華而致譏。秦築阿房而召亂。夏歌破斧而民悲。殷樂靡靡而民泣。况于樂乎。

○下武章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

全直通詩美武王。要歸重武王身上。前四章言武王之孝能繼先末二章言武王之孝能裕後。須以配京句作主。下求德配命正配京之寔。即從承先上看。出裕後來皆是配京內事也。○孝即為德。所以作求者在此。所以配命成孚者在此。所以昭茲來許者亦在此。要重承先意。蓋承先因以裕後也。武之創業甚奇。或疑有忝于先烈。不可為子孫訓。不知小變不失大常。及經歸于合。正直接三后之心緒。而仰合之。篇內不言豐功。恢擴。直言世德。作求。揭出一段光明心事。告諸天下後世。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太王王季也。三后太王王季文上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歸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全前此章美武王能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若謂一代興王之業必先世相承自以基之于始而後後世受命有以成之于終。我周之業自文王而始著至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造周之哲王也。然邇而上之。又有其勤王家之王季肇基王迹之太王聖聖相承世濟其美不代有哲土乎。夫追王以來皆得尊之為哲王而文王既沒遂尚號之為三后。惟此三后草創雍岐之間。定邑程豐之界。千秋萬歲魂魄在焉。自我觀之。蓋在天云。苟為子孫者。不克續承先緒。則予在天之神為有愧矣。惟我武王則能盡繼述之責。大一統之業。觀其嗣位而後遂都于鎬京。據彤勝之首。開帝王之模。是即前人之所欲為而未得為者也。祖創得孫繩而繼。照父作得子述而益美。乃克配三后于鎬京而無愧焉。其先業何如哉。

抑講此章上二句本具先世之緒下美其繼世之功也。炤在天看。下字義自見卑就武王身上說。言三后而下惟武王能造周也。又按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據此則武王即後章繩其祖武之武却是湊合朱子以為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

也。夫三后在天既兼指太王王季文王而王配于京。明指為武王則文武不當並列。且下武維周贊美之語。箋以為後人能繼先祖之武似也。季彭山曰。謂下武不尚武之謂。蓋武王以武定天下。然非其心之所尚也。故特發之以明周之家法。惟在于文德也。此說牽強。世有哲王以創業言。哲字已含世德。配京是祖創孫承。父作子述。而有光無愧意。此不止繼位有益大其緒之意。必曰配京以武王都鎬故也。鎬京之業。天人交與。即子孫萬年之曆服。于此而啟。京字不宜輕着。此處德字且緩說。下章方推其所以配京者由于德也。

###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叶孚尤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合參夫三后未易配也。惟武王能配之于鎬京者何哉。蓋三后開基世有令德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德而仰以求之。通其意之所必窮。順其時之所必變。且能長言合乎天理而得不復失。是以天下之人皆信武王之能為孝子而翕然作孚。不止于一家一國而已。



豈不有以成王者之大信乎。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亦不足以成其信矣。  
析講此章首句。言武王之能配先業。下言在純孝以孚天下也。世德還就德之見于事者言。如太王修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以造周者。其寔即世德所在也。作求內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觀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處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覲揚。則世德之銷沈久矣。世德作求。武王之以述為作也。創三后未有之事。慰三后在天之心。墜緒茫茫。以一人續承而盡得。作處即其求處。此句與下句宜一串說。蓋世德所在。即天理所在。就其所行。件件合理。便是配命。永言者。直是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也。配命之永。即求世德之純處。非有兩層。末句重武王能成于大信于天下。不重天下信武王。蓋緣其行事多與三后不盡合。似乎天下人心未盡孚契。不知天理既同。人心自合。人皆信其能繼先德。而粹白終無可議。故曰成王之孚。○叩馬之諫。義士常非之矣。即孔子于商周之際。謂湯有慙德。于周之德。則言文而不及武。似與詩有異詞焉。蓋詩人頌先烈也。故稱其德。而反隱

其功。聖賢論常理也。故錄其功。而不敢輕許其德。○鍾竟陵云。故伐之事。孔子感之。孟子順之。宋儒周旋之。要知多一番周旋。即生一番翻駁。莫如詩曰。作求無事。周旋亦翻駁不得。○觀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伯者之偽。

###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此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合參夫信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也。武王求德配命。既以成王者之孚。而下土之民。遂皆視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而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忘體之身。而不息果能為永世克孝。是以此其孝為可法耳。孝可法而人法之。此下土之所以承式也。歟。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柳講此章上二句言孝為天下之法。下則推本其孝之純也。前重孚字。此重式字。式本孚來。未有孚而不式也。孝思即求世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孝思就純心上言。蓋孝以思而通。凡三王不能告語其後者。俱從寤寐中曲揣之。永字直從真誠懇惻上發來。所以能久。自人法之曰式。在我可法曰則。維則意甚活。當續緒則續緒。當變通則變通。有國以國孝。有家以家孝。蓋立愛皆同。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為法。○成王孚。見非諸侯大夫之信式。下土見非一家一國之孝。○上配命言理。故註以得失離合解。此孝思言心。故註以有時忘之解。並無淺滌。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叶蒲北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一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合參大武王之孝。是以孚式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無有不應焉。然此以媚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感于上。故天下之人亦以順德而應于下。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下之孝而應一人。則是武王之孝。信能合久。暫于一致。要之永久而不忘者。其作求世德。以嗣先王之事者。殆昭昭而不可掩矣。其配于京也。有由然哉。

柳講此章上二句言天下應乎聖孝。下言聖孝明于繼先也。此章正收結王配于京之意。本上文孚式說來。媚茲由于順德。見武王之能孚式于天下者。初非私意。惟一孝德相為感通耳。蓋孝德人心所同。此心既能順乎祖父。即能順乎民心矣。蓋順不在迹而在心。武王十三年以前。遵養時晦。固是順。即十三年以後。耆定爾功。亦是順。人心愛戴正在于此。昭註則順德就民以孝應言。永言是申贊語。嗣服就業上說。謂繼先之孝與日月爭光。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不可對上天。亦無不可示子孫。則加百姓刑。四海煥先烈于重光。而向之肇基勤家。輯寧者自我而益顯矣。此可見武王心事光明。洞達處。後世曹氏司馬父子。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其陰謀秘計。不可使



聞于天下。而猶藉口于文武之事。不亦謬乎。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戶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合參夫武王能繼先纘序其道之昭明。固如此矣。然創守一道。武王之所以創業。即後王之所守成也。來世子孫。苟能矜之式之。世德之求孝思之餘。有以契鑒觀之念于萬斯年。而天祿之集于五位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配乎天命者也。吾能法之。而天將不以命武王者而命我乎。

析講此章昭茲二字提起。下言後世能繼武王之道。則可以得天。而久其福也。來許帶下看。繩祖武亦如武王之求世德。永孝思耳。萬年

言其久。非壽也。受天祜。只是常守富貴而為天子意。昭茲武王昭之。繩武受祜。後王繩而受之。雖就繼世者說。却歸重在武王有以貽謀。上○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後者如此。○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合參然天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助信也。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賀。玉帛輸于萬國。朝會協于九畿。而所以媚茲順德者。猶之在武王焉。吾知上下同心。而一人不患于孤立。親踈協力。而王室不憂于無輔。萬有斯年。而多助之極于天下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成乎王乎者也。吾能法之。人將不以信武王者而信我乎。夫祖武所在。而繼之者。可以凝天命。可以係人心。則是武王之所以繼先者。即其所以裕後也。斯可謂達孝也已。後王當知所繹思矣。



柳講此章上二句。是得乎天命。下是因以得乎人心也。四方米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專莫敢不來。王也。來賀與有佐相應。蓋四方既歸。則藩屏自厚。是四方皆我之佐助也。天命不出乎人心。人心之所歸。正天命之所存。諸侯皆朝。則百辟群后。皆我周之屏翰。故曰有佐。要見歸武王者。亦歸于我之意。○上章是天與。此章是人歸。○此四章見武王配享之業。可以垂之無窮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以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貫通。非有悞也。

詩中德命孝字。注中道字無大分別。自前王得于身言曰德。自後王繼前王言曰孝。自德之理言曰命。合而言之曰道。

○文王有聲章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

功也

全首通詩八章。前四章是詳前聖遷豐之事。而屢贊其克君。下是詳後聖遷鎬之事。而屢贊其克君。細分之。一章是遷豐之由。二三四章是詳其遷豐之事。五章是遷鎬之由。六七八章是詳其遷鎬之事。克君意各就本章說。總不外安民之意。○大意言文王之有聲者。以其安民也。夫既為乎安民。則豐邑其容不作乎。然作豐之事何如。蓋曰以追先人安民之孝耳。夫追來孝而作豐以安民。此功之所以著明也。惟其功之著明者。為乎安民。故天下舉欲以安。皆歸乎文王也。夫然則功之成。而文王其親見之矣。至于武王遷鎬。則天下諸侯皆歸于武王。鎬京亦不容于不遷矣。然遷都立業。而教民。其首事也。故有辟雍之作。而天下咸服焉。然其遷鎬之始。亦豈徒徇一己之謀哉。心卜而決之。而後始成之也。非惟始無所苟。而以善其終。亦豈徒為一時之計哉。曰謀及其孫。其謀之周也何如。夫然則王業成矣。此所以各以克君贊之也。



文王有聲音聿駿音峻有聲音聿逖求厥寧音聿逖觀厥成音聿文王

烝哉

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詒辭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合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若謂我周自岐山肇業以來。豐邑遷而王功著鎬京峙而王業興。亦思作豐作鎬之本意乎。蓋我文王之有聲也。光四方。顯西土。其大乎其有聲也。而果何以致之。誠以當殷之季。民之不寧甚矣。文王切如傷之視。惟求天下之安寧。直親見其成功。然後此心始慰。是以天下之人。悅其仁而頌其德。致適駿之聲者此也。文王安民之德至矣。信乎其克君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文王得譽由于安民。下替其君道之盡也。有聲是通詩呼起冒頭。所以有聲處。全在下求寧觀成。蓋君道寔不至者。

名不揚而文王之光。四方顯。西土與聲名洋溢于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求寧二句。串說俱以心言。註中天下二字。須重看大意云。非但使江漢歸心。汝墳遵化已也。必欲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此便含容民畜眾意。為下伐崇遷豐張本。以此存心。則真能為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故曰克君。只緣文王遷豐疑于自為。故先言其心之為天下為生民見。無一毫私意于其間也。○文王而有聲。文王之不幸也。羨里之囚。未必不以有聲而致其辱也。崇侯之譖。未必不以有聲而啟其讒也。若是乎。聲不足以益文王。而反足以累文王。文王亦何樂乎有聲。亦何樂乎聲之適駿也乎。然而疑之者。上一紂忌之者。止一虎。而文王之有聲。則極乎邠岐江漢之間。東海北海之境。虞芮南國之鄉。是紂與虎兩人。必不能禁民之口。而使之不以聲歸乎文王也。故當時之文王。可率天下之人民。不事己而事紂。而不能率天下之謳吟。不譽己而譽紂。可舉六州之版籍。不歸己而歸紂。而不能舉六州之令聞。不稱己而稱紂。則是適駿之聲。寔文王有以感之。而非紂之所得而疑。與虎之所得而忌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合參夫文王志在安民則都邑皆民居之地也。其容以不作乎。惟我文王受詢爾仇方之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但見既伐于崇人歸愈衆又非程邑所能容者。于是作邑于豐以為安民之地。使斯民有所歸往而得蒙其惠也。夫文王之遷都莫非為安民計其盡君道何如哉。

析講此章言文王伐暴而因以作豐君道為克盡也。重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者為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一串看受命受伐崇之命于天也。既伐句乃過文。以下須入民歸者衆故作邑以安之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夫伐崇以誅殘吾民者固天意也。作豐以求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所為惟奉若天道豈不克君。○或云武功泛言凡戡黎伐密皆是特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也。

築城伊洑

音洑

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

叶許六反或呼

王后烝哉

賦也。或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合參且文王之營豐邑也。其制何如。但見築城于外。惟因舊溝以為限而不過制。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為制而不侈大。是非取便于狹小之規而急于成已之欲也。蓋以先人之志在于安民故今急于作豐者特追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耳。是文王之作豐所以繼先而安民也。其盡君道何如哉。

析講此章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以贊其克君也。城自外言以衛民也。邑自內言以臨民也。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其體制狹小如此則



其成功速有似于急成己之欲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也來  
考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即其安民之心倪玉汝曰公劉遷邠而曰思  
輯太上遷岐而曰慰王季作邦而曰順比自來相承惟此家法文  
王適追而反之自不得不汲汲耳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  
之○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  
作豐追孝于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王

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者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  
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榦也

合參夫文王之功顯于西土光于四方人皆仰之可謂濯濯其著明  
矣所以然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  
承先人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夫豐垣既築  
則有以遂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無不望豐邑以來同皆以文王

為楨幹而賴之以安焉至是則適觀厥成之功以就  
適求厥寧之心以慰矣不信乎王后之盡君道哉

析講此章言豐功著而人心歸以見其克君也四方二句一串意維  
翰如牆賴幹以立一般即鰥寡賴之以惠鮮小民賴之以懷保也此  
正民安功成之事而文王求寧之心于是慰矣或曰此處講法不可  
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  
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亦妙四方就六州之民  
言勿入諸侯字方與求寧二句相合文王至此而三分有二矣豐垣  
猶為有形之勢維翰則為無形之勢此就得人心中見其克君○王  
公二句其說有四一曰上以承天意王季之德音帝度之矣文王之  
登岸帝謂之矣順帝則而篤周祐者均之為帝社之受也至于九齡  
之錫維新之命莫非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西顧之所眷而緝熙穆穆  
有以默答休命此王功之承于天意者何其赫濯也二曰下以順人  
心文王當六州歸附三分有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江漢汝墳之  
間人人興父母孔邇之頌至二老來歸而知此時之天下莫不傾心  
矣此土功之洽于人心者何其深摯也三曰前以承先人之志自姜



嫫履武開祥。至文王昌生而有聖德。泰伯讓侯。遂傳國于季歷。以及昌而文王能克續前徽。作邑于豐。以適追來。幸此王功之昭。先人者何其奕奕也。四曰後以開無窮之基。夫戡黎伐崇。干戈莫盛。辟雍明堂。禮樂於昭。虞芮質成。鴻猷懷遠。寢門視膳。孝德克隆。于家大王聖明。忠悃備摯。于朝尊賢親親。周官壘一代之家法。關雎麟趾。二南啓萬世之治平。斯王公之開基于無窮者。何其顯著也。所以文考著績于當年。而正位凝命。定鼎開基。特致意于神京首善之區者。厥有由也。而豐垣不甚伊濯也。哉。雖然。三代之君。其祖宗深仁至德。素積顯懿之弘功。而其子孫所以享國久遠。後世匹夫崛起。非有大功德于民者。烏能如周之延祚八百而過其曆也哉。○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丞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若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

于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合參夫文王遷豐如此武王遷鎬何如彼豐水固由東而注于海矣揆厥所由乃大禹疏導之績為之也故武王續緒之時四方諸侯皆得循豐水以來同而愛戴武王以為天下之共主視昔之攸同者益廣視昔之維翰者愈光夫武王居豐而人心之大同如此非武王之盡君道不能致也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抑講此章原武王大得人心而著其克君也天之分野雍為最西由此而東向則八州其迴抱也地之形勢雍為最高由此而下趨則八州之水其順流也故曰豐水東注此二句輕只引起四方句循豐水而來歸意周者于豐水之西而鎬京又在豐水之東故四方臣民遵神禹之故道而循豐水以來同此固文王安民之垂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攸同與上句有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維辟與維翰有別上是有其倚賴之意此是稟其政教之尊要知武王居豐之時尚未為天子而人歸愈眾則豐邑有不能容而鎬



京不得不遷故言此以為遷鎬張本。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烝哉就人心皆歸上見之。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叶蒲 皇王

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合參夫人歸既衆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容已乎。故建立鎬京以示四方之極。而所以居重馭輕者。有其地矣。然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乃他務未遑。首作辟靡。以為講學行禮之地。但見聲教四訖。自鎬而西而東。自鎬而南而北。無有一人不傾心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矣。善治

以善教而益盡。君道以師道而益光。皇王信乎其克。君哉。

析講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提起另講。周以鎬京為宗。周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為民求寧與後世憑藉險要者自別。辟雍乃宅鎬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實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化

為元。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四自字皆帶鎬京說。言東西南北皆聖化所洋溢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後魏邠。為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于江漢。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也。思字重思出于心。故曰心服。鎬京作。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而辟雍立。又有以倡天下之化。故無不服。誠意自平。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然則君道之盡。不徒在于安之。而又在于化之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



道。端京辟雍。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遷都非國家所宜常行也。堯舜禹三聖人授受于一堂而蒲坂不仍平陽之舊安邑亦移蒲坂之官。後人疑焉。要之當日必有其所以遷之故。而書史失傳。是不可以意見測識也。殷多河害。不常厥邑。迄今讀盤庚三篇。其震動恪恭之意。猶可想見。惟是周之鎬京。武王徙居而王業成。平王遷棄而王迹熄。議者謂鎬京之形勝。寔有以扼天下之大勢。夫體國詳于周官。而設險贊于大易。吾不謂王者之都無形勝也。然執此以斷武王之遷鎬。則不可思。豐鎬相去二十五里。而鎬獨稱京。蓋歸附日衆。則首善不得不尊。而風氣日開。則王畿不得不壯。武王之徙鎬。亦順乎天時人事之自至而已。何常有私意存乎其間耶。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叶諸盈反之武王成之

武王烝哉

賦也。考誓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蓋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合參然是鎬京之遷也。夫豈徇一己之見哉。彼卜所以決疑也。惟王當相土之初。則考之于卜。以審其宅鎬之吉凶。惟龜正之。而卜得其吉矣。武王遂從而成之。而邑居之肇建焉。夫武王之遷都。不苟凡為安民計也。不其克君也哉。

拊講此章言武王誓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一直說。言武王考之于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為可興于邑。居肇興焉。重考卜上。蓋為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慎重如此耳。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維王者。由王志先定。考卜以齊衆志也。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此二句是神謀協而邑居作。成之兼宮室祖廟。中學校。言克君就其慎創業之圖。以為安民之計。上說○世之修短。雖曰在人。而形勢尚矣。自漢鑿昆明。而鎬京湮泯。然秦之咸陽。漢之龍首。隋唐之大興。俱在百里間。而時遷新址。所以異耳。目就地利也。文武親父子。豐鎬各建。况于後世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里反武



### 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合氣。然是鎬京之作。豈特為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芑生焉。况武王之為君也。而豈無所事乎。蓋其建都立學。將以立久安長治之基。其所以貽孫謀者至矣。謀及其孫。則此能敬之子。可以坐享盈成。而萬幾不勞于締造矣。一時之統業。垂無疆之丕績。茲非武王之所事乎。夫武王遷鎬而慮事深遠如此。則親賢樂利。及于無窮。而保子孫者。即所以保黎民也。其盡君道也。何如哉。夫有文王之遷豐。而一代之王業。以成世德之隆。于此見矣。

折講此章言武王裕後之謀遠。以著其克君也。此以物必托地而生。興事必待人而舉。貽謀二句。不平重上句。貽謀以遷鎬為生。然不外建學作邑二事。所謂臨天下以形勝。而肇億萬年宅中圖大之基。綏天下以文教。而立億萬年化。成天下之本也。孫不專指康王。有無窮意。翼子謂能教之子。則指成王也。建都立學。立久安長治之基。則謀及于孫矣。謀及于孫。子之無事締造。可知。克君雖主貽謀之遠。說亦要。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垂大統。而其為後世慮。入至深遠者。無非為斯民計也。固非如後世自私自利之圖。若曹馬輩之為子孫謀者。○天下事。自有不得不為者。不為于其身。必為于其子孫。如鎬京之遷。而武王不仕。繼世者不得不任其責。今武王既謀及于孫。而且貽其子。以逸則能敬之子。夫復何為。惟坐享攸同之治。坐收思服之心而已。○陳卧子云。我周既為天下主矣。終不能常居有扈之鄉。安宅崇侯之邑也。明甚。我不遷。而我之子必遷。我之子不遷。而我之孫必遷。及今不乘新命之期。龍興之會。以定萬世之業。而我後世子孫。或狃燕之安心。或聽臣下之議。替夏商之故都。慕宅中之坦道。豈不失此河山之固哉。而况重熙之餘。靡麗逾度。安宅之後。勞動為難。此



武王所以決策也。夫武王老矣，而成王尚幼，再世而後未可知矣。而不為之計，深遠欲貽子孫以常安之道，豈如是耶？而何以為天下君也？○時論云：武王當日，凡所以安其孫者，正所以安其子也。何則？武王未歿，後世子孫之事在武王；武王既歿，責在成王矣。假使武王受命之後，不先有以固其根本，廓其規模，詒後世子孫以久安之業，而徒為一代計安保，吾恐異日幼君即位，其綱繆拮据之勞，有更難于開初者。是武王欲詒其子以安，適詒其子以危矣。况其孫也哉？惟于開初之初，預為卜世卜年之計，知國勢所由振者在建都而人心所由收者在興學，故豐可邑，洛可營，庠序學校可設，而必卜鎬京以控天下之上游，建辟雍以為天子首善之地者，凡所以樹不拔之基，立不易之制，使子孫萬世傳之無窮也。是以一傳而盛者，再傳而不衰，一世而安者，百世而不危，為之孫者，且得藉其休，而謂為之子者，及不獲享其成也哉？○文王之志在追孝，故其事并不謀之子，武王之志在遠孝，故其謀直可及之孫。○詒謀燕翼，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貽汝，語意蓋如此。○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或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嘆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

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于君天下為宜也。故其叮嚀不一而足耳。○此合上章上見創業之不苟，是安一時之天下，所以謹其始，此見垂裕之不輕，是安萬世之天下，所以慮其終。

###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楊伯祥曰：此詩見文王遷豐而造王業于始，武王遷鎬而成王業于終，且遷豐而本于武功，則文非不足于武，遷鎬而敷其文教，則武非不足于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有周王業之盛，不偶然矣。說者謂豐鎬天下之險，洛陽天下之中，周人並建之為開國之至謀，而後世定都言形勢者，皆本于此。然自犬戎逆而西，都不守，繻葛戰而東，都不競，形勢之說安在哉？史遷云：形勢雖



強心以仁義為本誠知要也○安成劉氏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于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雍則非不足于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謂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四終



